

LOVE AND WAR

JOHN LAKES

〔美〕约翰·杰克斯

卢佩文 隋丽君译

抒写南北乱世情最佳小说
80年代风行全美畅销巨作



战争与爱情

没有哪部作品以如此充沛的激情描绘了男人女人在血与火中的爱和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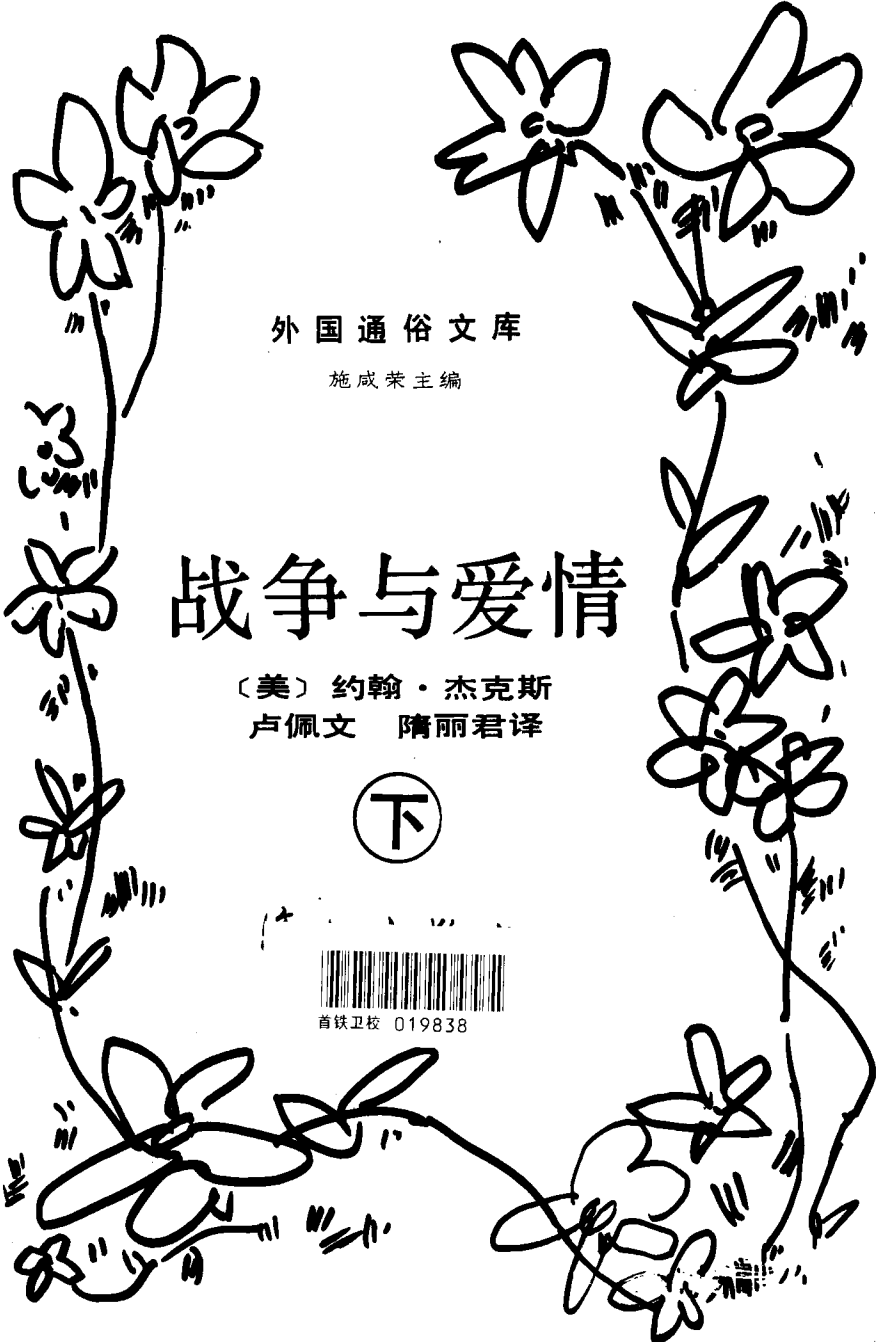
英雄落泪

美人泣血

动地惊天

悲怆惨烈





外国通俗文库

施咸荣主编

战争与爱情

〔美〕约翰·杰克斯

卢佩文 隋丽君译

下



首铁卫校 019838

(桂)新登字03号

• 外国通俗文库 •

战争与爱情(下)

〔美国〕约翰·杰克斯

卢佩文 隋丽君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4 插页4 字数315,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0,251—28,25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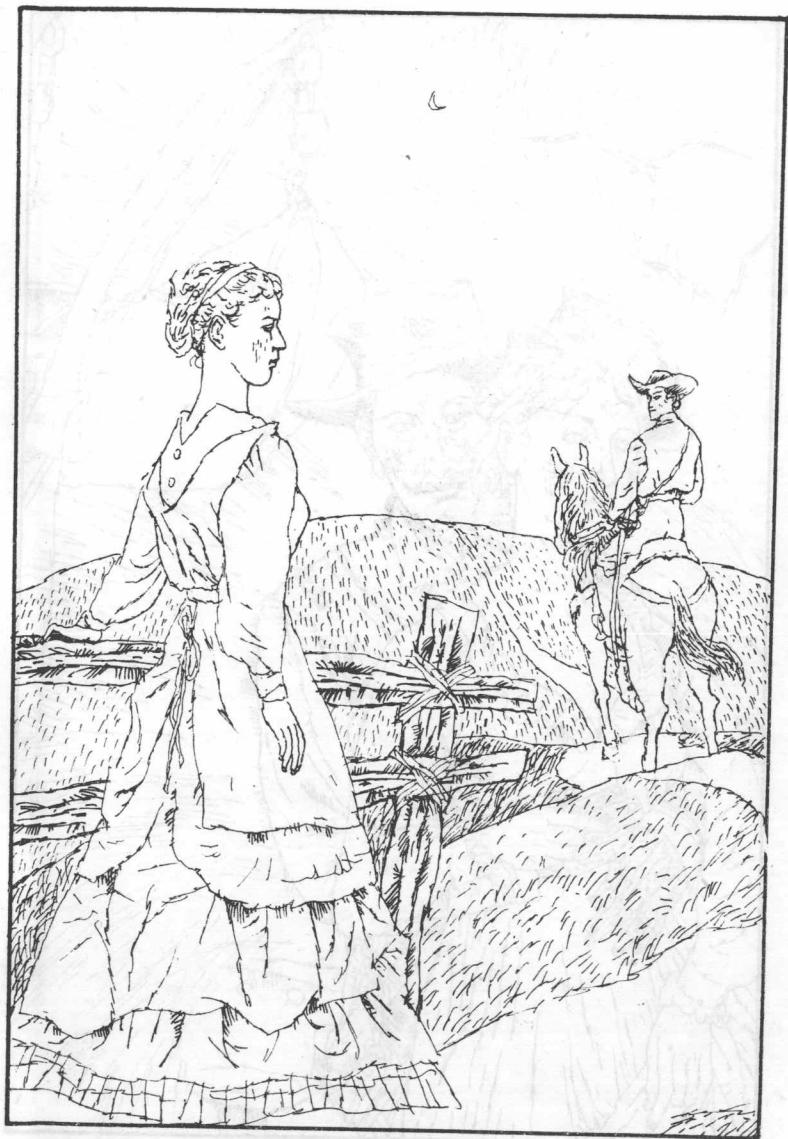
ISBN 7-5407-0409-8/I·313

定价: 6.75元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插图 苏 旅



古斯看着他，毫不动情地说：“我想你最好还是走吧。”“谢谢你的晚餐。”他跨上马，消失在阴云低垂的夜幕里。（1134页）



船又颠簸起来，海水溅了他们满身。艾什顿的头发全湿了，但是有鲍威尔在身边，她什么都不怕。（1165页）



“不，你不能这样……”琼斯跪倒在地，一把抱住卡费的腿。(1225页)



列车员忽然一愣，只见查尔斯一手抓住阶梯扶手，一手掏出一把手枪，枪口闪着蓝光。（1384页）

·99·

安迪起初还以为是树枝在响呢，后来才听出是一颗子弹“嗖”地飞过。这一枪是从他左边的树林里，也就是从阿什利河伸展开去的那条公路的那一侧打过来的。安迪用他那双已经穿破了的下地干活的鞋踢了踢胯下的骡子，想找出那个打枪的人在什么地方。那人站了起来，原来是在很远处的一丛树荫遮着的灌木中。他穿着蓝色的联盟军上装，敞着前襟，露出黑色的胸膛。右肩上挂着一杆霰弹枪。那人闭着左眼，眯着右眼在瞄准。安迪认出了那张得意的胖脸，他象撞上了一头公羊一样扭头就走。

“快跑，骡子。”他又踹了那牲口一脚。

骡子飞快地向道路转弯的地方跑去。安迪的脖颈上挂着的拴在一根两股绳上的路牌来回直晃。枪响了，但是瞄得不准，把仓惶而逃的骡子和骑骡人后面十码远地方的一片棕榈叶打成了碎片。不一会儿，连人带骡就平安地过了那个转弯处。

安迪回到罗耶尔山，径直去了米克的办公室。那监工正在翻弄一堆账单，脸上是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就好象拿不定主意在钱不值钱、种植园资金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应

当先付哪两三张账单才好。口干舌燥的安迪首先报告了最糟糕的消息。

“他瞄准我，想把我打死，米克先生。他有两支霰弹枪。要是他重装子弹，他不会那么快就打出了第二发子弹。”

米克那双眼泪汪汪而又惊愕不已的眼睛从他那半是近视半是老花的眼镜的上方望过去，与安迪的眼光相遇。现在，收获的庄稼都要以低价卖给政府，重要的物资不敷需求，而且奴隶们一个个地逃走。在这样的时候经管一个种植园，谈何容易哟。难怪他的背弓了，脸上刻满了皱纹。看上去，他比刚来那一天要老上十岁。

“你肯定那是卡费吗？”

“那张脸我是不会看错的。是他。他竟然同那帮逃走的坏蛋在一起，我一直不相信这一点。他穿着北佬的军服，胖得象只春天的癞蛤蟆。这些家伙想必吃得很好。”

他刚要笑出来，却被米克的愠怒吓了回去。“他们确实吃得好，他们是贼嘛。一周前丢的那六只母鸡被谁抓去了？我想我们得作好准备，他们下次再来要欢迎一番。我们得造些霰弹枪子弹，要看看那两小桶火药受潮了没有。”

“我去，”安迪答应道。

米克捏了捏鼻子尖。“你还没说弄到腌东西用的盐了没有呢。”

安迪摇了摇头。“弄不到啊，米克先生。我甚至到特拉德街去了一趟，看看能不能向库珀先生借一些。可是没有人在家，至少没有人应门。我使大劲敲门，敲了很久。我非常抱歉只好空手回来了。”

“我知道你作了最大的努力。明天再到弗朗西斯·拉莫特那里去看看。我实在不愿去求那个傲气十足的家伙，可是

我听说他回来休假时从威尔明顿带了一些盐回来。”他疲惫而又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谢谢你，安迪。我很高兴你没有伤着。”

安迪离开时，看到米克拿起了那本不离案头的《圣经》。这位监工打开圣经，俯在一页上，翕动着嘴唇默默地读起来。他的脸上现出绝望的表情。这也难怪啊，安迪走在路上时这样想。整个这一地区，整个种植园都处在紧张、凄惨的气氛中。除了那么多别的问题之外，还有灌木丛中的那些逃跑的黑奴，其中包括卡费。

当安迪走近屋去找简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始终浮现着那张在用枪瞄准他的得意的脸。这些逃跑的黑奴离开灌木丛，去偷吃的东西，或者去杀害或抢劫那些单独行走在没有人的小路路上的倒霉的行人。上个月，有两个从阿什利河种植园来的白人就被弄死了。1月间，有人曾看到这伙匪徒在马德琳和贾斯廷·拉莫特住过的坚心庄园那座被遗弃的大房子附近点火造饭。此后不久，那个地方就被一场大火烧得一千二净。

“晚上好，克拉丽莎夫人，”安迪走到房前的小路时说。奥里的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廊下，眼睛盯着绿树覆盖的通往大路的小径，脸上挂着迷惘而又温柔的笑意。她抬起手，在脸前挥了一下，就好象有些无处不在的南国蚊虫在叮咬她似的。今天晚上安迪没看到有这种蚊虫。

他摇了摇头，走进房内，顺着一阵锤子敲打声找到了简。她在帮一名男仆往楼下一扇窗子上钉木板条。那窗子在最近一次刮大风时打破了。在查尔斯顿买不到玻璃往上装，也买不到好的木板。

她看到他便露出了笑容，可是他的表情告诉她，有什么

事不对头。他把她拉到一旁，把路上碰到的事告诉了她，虽然尽量把危险说得轻一些。“我敢打赌卡费这个疯子正等着在这个地方干坏事哩。或许——”他压低了声音，生怕那男仆听见，“——或许我们应当跳扫帚，然后在哪天夜里也溜掉。”

“不行。我答应过马德琳小姐我留下来。而且我也不想跳扫帚，那是奴隶的结婚仪式。你我要以自由人的身份结婚。”她抓起他的手，用力擦了一下。“不会太久了。一年吧，也许还用不了一年。”

这种爱抚使他眼眶发热。“好吧，我想我可以同意你的意见，因为我从未碰到过任何使我更喜欢的女人，没有。”她拍了拍他的脑袋，他笑着跳开了。他希望他的笑声能帮助掩饰心中的忧郁。他确信那帮负义的家伙这几天一定会来的。他可以肯定，因为现在卡费已经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不踏实，老是梦见卡费那张趾高气扬的脸。第二天早上，当他准备动身到弗朗西斯·拉莫特那里去的时候，菲利蒙·米克把他拉到一旁，把一支小左轮手枪塞到他那只棕色的手里。“枪里装了子弹。路上要是碰见白人，一定要把它藏好，别让人看见。你到拉莫特的庄园后，把它藏到树丛里。要是人家看见你拿着这东西，你会被绞死的。”

“你把它交给我也会被绞死的，米克先生。”

“我愿冒这个风险。我不愿你遭到不幸。”

安迪绷起了脸。“是不想失去你的头号黑奴吧？”

米克生气地说：“我是不想失去一个好人。快骑上骡子走吧，不然我要用靴子踹你这不听话的屁股了。”

安迪出了一口长气。“请原谅我说了那句话。我们是老熟

人了，我才这么说的。”

“我知道。”

他们握了握手。

安迪一边吹着《狄克西兰》口哨，一边骑着骡子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荒僻小径缓缓而行。这小路是通往弗朗西斯·拉莫特他们庄园的一条近路。他边走边想，老米克这个人可真不赖；就在这时，他看到这条荒草覆盖的小路的中央有一堆黑乎乎不成形的东西，好象是人家丢在那里的一堆破衣服。

“停下，骡子，”他小声地说了一句，便仔细谛听起来。他听见鸟的叫声，低洼处森林里细微的响动和沙沙声，但没有什么令人惶恐的声音。他翻身下了骡子，握着米克的左轮手枪，沿着小路慢慢往前走。

那一堆东西原来是一个黑人。他穿得破破烂烂，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前额上有两个洞，四周是红色的血迹，好象多长了两只眼睛。

安迪浑身发抖，但还是克制住自己，仔细研究小路两旁的灌木丛。在他的右侧，他看到有一大片小树被踩倒了。他走过去，惊起了稍远处树林里十几只呱呱乱叫的乌鸦。安迪屏住呼吸，默念着耶稣的名字，朝那边望去。

在潮湿的微风中，有什么东西从一棵水橡树的大树枝下垂下来，慢慢地左摇右摆，距地面约有九英尺光景。那肯定不是铁兰的叶蔓。安迪认出那是穿着阿什利护乡团军服——或者说穿着这种军服的碎片的弗朗西斯·拉莫特。拉莫特的手腕被用绳子吊在树上。他的高统靴已被偷走，袜子也被扒了去，两只脚光着。

安迪所看到的象是一只色彩鲜艳的大鸟。拉莫特的浅绿

色上衣有许多处都被扯碎了，看起来象是一片片羽毛。这上衣和姜黄色的裤子上有许多红色的斑块，颜色很鲜艳，因为血迹还没有干。

被压弯的树枝在咔咔作响。拉莫特的尸体慢慢地转动着，上面布满刀伤。安迪数到第三十处伤痕后便不再数下去了。

就在4月间的那一天的晚上，奥里到哈洛伦夫人给他画了草图的那个农场去了。浓云遮住了月亮和星星。这使他比较容易按照提供情报的人的建议穿过那片没有犁过的田地。

奥里穿的是他到首都后就压到箱子底下去的那套黑呢子衣服，在右脚靴子外面的刀鞘里装了一把长猎刀。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武器了。要是有什么差错，他就佯称自己是迷路的行人。

他把马拴到距离詹姆斯河畔悬崖之上的四座房子最远的农田这一边。从这里要走很远才能下到河边。要是在白天，这里的景色一定美极了。

那所老房子，主粮仓，养鸡棚，全都是黑黑的一团。粮仓顶上有一处明显的V字形的凹陷，说明已经失修多时。但是哈洛伦夫人称之为农具房的那个建筑坐落在靠悬崖的那一侧，看起来在朝奥里的这一面象是画了一些黄色竖道——一束束灯光从墙板上的裂缝中射出来。

夜风中，奥里听到一声马嘶。他用手背抹了抹出汗的上唇，开始慢慢地、悄悄地朝那座有灯光的房子走去。

除了爬行，是没有别的办法掩护自己，不被别人发现的。长满杂草的地面上布满一道道被雨水冲刷的小沟。当他爬到田地中央时，他看到老房子那一侧，在他左边很远的地方，

有火柴的亮光闪了一下。是在路上望风的哨兵？太可能了。

现在他听到马蹄轻轻踢地的声音了。在那座房子同地边之间有一条十码宽的地带长着浓密的深草。奥里蹲在那道地边旁，数着马的数目：四匹备有鞍子的，还有一匹拴在一辆有篷的轻便马车上。从这一证据来看，拉马尔·鲍威尔的革命军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奥里小时候就读过《朱利乌斯·凯撒》这本书。他知道，进行政治谋杀不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他骑马离开里士满经过纠察哨时，象所有行人一样出示了通行证。当时他心中有些犹豫，甚至有一种上当的感觉。有一度几乎要掉头回去了。可现在，他庆幸自己没有那样做。

他依然蜷缩着身子，开始向有光线透出的墙板移动。每当地上的杂草发生窸窣声，他就皱眉头，就竭力行走得更加小心一些，尽量不出响动。在爬到离墙还有一半距离的时候，他听到了压低声音的交谈声。有一刹那，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感官了。在几个男人的声音中，他听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由于他感到震惊，在他继续向前移动时，他的动作太快了些，右脚踩断了一根没看见的小树枝，发出了很响的断裂声。

“等一下，鲍威尔。我好象听到外面有动静。”

“大概是兔子，或者是老鼠。这里这种东西很多。”

“我出去看看好吗？”

“不必了，有威尔伯在路上望风呢。”奥里听到这个被唤作鲍威尔的人的声音中有一种绝对的权威。他大着胆子，尽量快地爬到墙前，把眼睛贴到一个缝隙上。

真该死。鲍威尔已转过身去了。奥里只能看到他的浅褐色的裤子，深褐色的天鹅绒外套以及油光光的花白头发。在奥里视线所及的左侧，是两只靴子。有谁坐在那里，把腿伸了过来。

“我们最重要的一批武器昨天已经运到了，”鲍威尔边说边朝地上堆的一些板条箱走去。及至走到这些箱子跟前，就转过身来了。

拉马尔·鲍威尔年纪在三十八九岁光景，长着一张奥里认为大多数女人都会觉得漂亮的脸。他象演戏似的站在那里，一只瘦削的手握着外套的右翻领。他指了指搁在两个比较小的四方板条箱上的长方形板条箱。那长方形的箱子上写有“惠特沃思”字样。

“你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装备将是最精良的。”

“惠特沃思牌的东西真他妈够贵的啊——”有谁说了一句。鲍威尔的眼中突然露出了凶光。说那句话的人喃喃地说道：“对不起，夫人。”

“确实很贵，”鲍威尔表示同意那人的看法。“但这是世界上打得最准的步枪。这种0.45口径的惠特沃思步枪朝八百码之外的目标射击，误差不超过一英尺。如果只是我们当中的几个人瞄准敌人，”——他的嘴咧了咧，露出一丝毫无幽默感的微笑——“我们每个人都能打得非常准。”

鲍威尔接着说：“我认为你们不会想听为弄到这批武器需要使用多少非法手段——需要花多少钱去贿赂。你们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否则我们会很快被送上绞刑架的。”

“我冒着危险大老远跑来不是听你开玩笑的，拉马尔。”

奥里张大了嘴，惊得非同小可。原来这是詹姆斯·亨通的声音。

“我希望能开门见山，”他说。“到底什么时候暗杀戴维斯？”

接着，奥里觉得自己的头脑真的失去理智了。下一个对鲍威尔讲话的是那个女人。

“还有谁陪他一道死？”

他看得一清二楚，站在鲍威尔旁边的竟是他的妹妹艾什顿。

他在墙边跪下身子，晃了晃脑袋，接着又晃了一晃。但是，现实当然是不能这般容易地抹煞的。毫无疑问，她通过她丈夫的关系卷了进去。马德琳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可他却不以为然。他要向她道歉才是。

如果可能，他应当把参与阴谋的其他人也查清楚。他变换了一下位置，好看清屋内另一处的情况。一个人靠在朝向詹姆斯河的那堵墙上。他的两侧各有一扇很大的窗子。那窗上的玻璃蒙着厚厚的尘土，变成灰暗的长方块。那个人模样很粗俗，脸上疙里疙瘩的。奥里不认识他。

他很想看见更多的东西，便把手按在墙上，把另一只眼睛贴到墙缝上去看。那墙板被他按得咯吱咯吱地响。亨通说：“外面有人。”

鲍威尔对着奥里的视线走过来。奥里缩回身子，差一点失去平衡。这时，鲍威尔喊道：“把灯拿出去！”

墙上的黄道道变成了黑色。奥里猫着腰朝田地的方向猛跑。一道门打开了。他听到农具房外有几个人在讲话，其中鲍威尔的声音最响。

“威尔伯，快来帮忙。有人盯我们梢了。”

奥里跑得胸都有些痛了。跑到地中间时，他听到一匹马沿着那条肮脏的道路朝农具房奔去。又听到有人大声讲话